

中国乡土小说

名作
大系

主编 郑电波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
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八年至二〇〇九年） 第一卷 上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一卷上

中国乡土小说

名作
大系

主编 郑电波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
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八年至二〇〇九年） 第一卷 上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一卷上

编委会

顾 问 张 炜 贾平凹 李佩甫

主 编 郑电波

编 委 董广安 魏世祥 胡家模

李秋海 罗新华 原 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. 第一卷. 上 / 郑电波主编. — 郑州: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, 中原农民出版社, 2013. 3
ISBN 978-7-5542-0216-6

I. ①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-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3890 号

出版: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: 0371—65751257

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10mm 1/16

印张: 9 插页: 4

字数: 180 千字

版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542-0216-6

定价: 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三十年来,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而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,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。它们是如此的丰富、瑰丽、饱满和激越,如此的斑驳陆离色彩纷呈。它们是心史,是一次不曾间歇的歌哭相随——过人的敏感,欣悦和忧郁,惊愕与绝望,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的沮丧,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——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 and 生动描摹。

张 炜

前 言

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，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，中国是一个“乡土中国”。在新时期文学的总体中，乡土文学堪称为最敏感的文化神经。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，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。

农民在我们的文学中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，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，而文学地位却不低。农民在新时期的特殊地位，“五四”以来是如此，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如此，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如此。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，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，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，乡土小说天然的在新时期小说中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，是一个伟大的时代，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。农村生活的变异，农民心气的勃发，新一代农民在精神、意识、思想上的吐故纳新，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，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。

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，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。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：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。有些小说看似与“乡土”并无直接干系，稍作分析就会发现，它们与“乡土”其实都有内在的无法分割的联系。这种联系就如同枝叶与根的联系一样。它们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，社会的深层变革，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。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，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厚重、复杂与嬗变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泄。

新时期文学初期乡土小说，给大家记忆中留下较深印象的，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《乡场上》，高晓声的《陈奂生上城》、《李顺大造屋》，张炜的《一潭清水》，贾平凹的《天狗》，铁凝的《哦，香雪》，邵振国的《麦客》，张石山的《镢柄韩山宝》，王润滋的《内当家》等。中篇小说有郑义的《老井》，路遥的《人生》，张承志的《黑骏马》，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，史铁生的《我遥远的清平湾》，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，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，等等。

新时期文学的早期，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，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，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，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。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，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。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，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，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，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。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怀有人生悲剧感，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，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，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任何时代。人

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,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。

时间在飞驰,中国的变革在加深、加快。20世纪90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、商业大潮席卷而来,文学受到很大冲击,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,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。然而在乡土小说写作这一脉,因与政治思潮、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,也由于作家的坚守,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,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,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。作家就形成了楚文化群落、吴越文化群落、齐鲁文化群落、燕赵文化群落、秦晋文化群落、中原文化群落、东北文化群落、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,乡土小说内容丰富,五彩斑斓。

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,而是多色的、动态的、错综复杂的,很耐人寻味。如陈源斌的《万家诉讼》、李佩甫的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、关仁山的《九月还乡》、张炜的《融入野地》、迟子建的《雾月牛栏》、张宇的《乡村情感》、韩少功的《马桥人物》、杨争光的《公羊串门》、赵德发的《通腿儿》等。

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,但质量很高,作家开始向家族、人生命运深处思考,审察人性、反思历史、反观传统,因此作品更显有分量。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重大成就,先有张炜的《古船》现出端倪,继有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、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、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、余华的《活着》的连袂冲刺,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,是继80年代贾平凹的《浮躁》、古华的《芙蓉镇》、浩然的《苍生》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。

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20年文学文化领域,因面临着商业文化、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,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,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,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,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。然而,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,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“土地”上耕耘,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,多元的叙事与多元的观念已出现,在表现手法上,有现实主义的、现代主义的,及后现代主义的,可谓多姿多彩。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,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、蒋子龙的《农民帝国》、孙慧芬的《歇马山庄》、铁凝的《笨花》、张炜的《你在高原》、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、莫言的《蛙》,等等,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,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。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,他们甘于寂寞,其思考已抵达生活、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。

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,由于书的印张所限,有不少影响大、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上,对此我们深感遗憾。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,不但能让热爱乡土文学的爱好者喜欢,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。让农民了解农民,了解农村的变化,关心自身命运,关心社会变革,是我们的初衷。

郑电波

2012年11月

目 录

满月儿.....	贾平凹(1)
李顺大造屋	高晓声(10)
陈奂生上城	高晓声(25)
乡场上	何士光(34)
种包谷的老人	何士光(42)
信任	陈忠实(50)
结婚现场会	马 烽(59)
灵与肉	张贤亮(69)
笨人王老大	锦 云 王 毅(87)
西望茅草地	韩少功(97)
卖驴.....	赵本夫(117)
镢柄韩宝山.....	张石山(126)

满月儿

贾平凹

去年夏天，我在乡下老家养病，末了的日子里到姨家去，正好是农历六月六。这一天，农民都讲究把皮毛丝绸拿出来晒日头，据说这样虫就不蛀。姨家的大杂院前，杨树上拴了一道一道铁丝，晒着皮袄、毛袜、柞绸被子、狗毛毡子，使人眼花缭乱。正欣赏着，就听见有咯咯咯的笑声，绕过杨树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十七八的姑娘和一个老婆婆在拽被面。两人一松一拉，那洗后未干的被面就平展开来。姑娘很调皮，用力太大，把老婆婆一个劲儿拽着往前走，那老婆婆就骂道：

“这死女子！让娘夸你力大哩？轻点，轻一点！”

那姑娘只是笑，并不让步，把娘一直拽过来。

“没正经！”娘生气了，使劲一拽，那姑娘只管笑，没留神让被面脱手了，娘一个后趔趄，快要倒下去，姑娘箭步上前拉住，娘儿俩就势儿坐在地上。姑娘又咯咯笑起来，娘狠狠地在她眉心一点，自己也逗笑了。突然，娘捂了女儿嘴，拿手指指东边窗子，姑娘便轻手轻脚走到窗前，不小心，撞翻跌烂了窗台一页瓦；她一跳跳出二尺地来，叫道：“出来晒晒日头吧，别尽坐着发了霉了！”

这时候，姨发现了我，喜欢得沏了茶出来，让我在门前阴凉地坐了。我瞧见那姑娘还在那儿笑，就招呼她来喝喝茶，她立即过来了。她娘笑着用手戳脸羞她，她说：

“不该喝吗？我还要叫她大姐哩！”

“这好派风，见人熟！”姨说，“我这外甥女是农学院的‘秀才’，你要叫老师哩！”

我便笑着问她刚才在窗口看什么，她说：“那里边住着一个宝贝蛋儿！”

姨告诉我：这是月儿，屋里住的那是她姐姐，叫满儿，是大队科研站的，正在屋里搞试验哩；搞试验的时候，全家人连她娘也不许惊动的。

“人家嘛，是全家的重点，要保证重点呢！”月儿说。

“那你呢？”我问。

“咱是万人嫌！哼，我真怀疑我是不是娘从哪儿要来的？”

大家都笑了，月儿她笑得最响。

月儿开始翻我带的网兜了，她拿出了两本书来，看看里边尽是外国字，就问：“这是哪国字呢？”

“英文。”

“你看得懂吗？”

姨说：“人家一看一上午，坐在那儿纹丝不动，头晕都不晕。”月儿高兴了，说她姐姐也有这样的书，只是没有这么厚；她顶爱听姐姐念那书了，但姐姐偏不让她听。

可是，我刚给她念了半页，她却跑走了：大场上，一个小伙踩着碌碡碾芦苇篾，她跳上去，一边踩得碌碡咕噜噜滚，一边咯咯咯地笑。

晚上，我正在灯下一边熬着中药，一边看外文书，突然听见门轻轻敲了一下，就没动静了，我以为是风吹的，但是，又是轻轻两下，接着就有人问：

“陆老师，你睡了吗？”

“谁呀？”我拉开了门，是一个二十四五的姑娘倚在门框上，当我看她的时候，她脸微微一红，就低下头摩挲起那长辫子，说：“我叫满儿，住在斜对门的。这么晚了，打搅你了。”

我高兴了，赶忙让她进来坐。一挑门帘，她轻轻闪进来，连个声儿也没有，就稳稳地坐在炕沿上不动了。

“真不像是姊妹俩！”我想起了月儿，说。

“一个人一个脾性嘛。”她轻轻一笑，“下午我听她说你来了，还带了外文书，我喜得……陆老师，你住多长时间呢？”

“十天左右吧。”

“其实还可以长些。”她说，突然看见了药罐，“你有病吗？”

我告诉她，我患有慢性胃溃疡，这次主要是来疗养的。她眉心就一直打个疙瘩，末了说：“明天我给胜文写个信吧，他是我同学，现在是赤脚医生，他治这病有个偏方，灵验得很。本来我要求你一件事，但是你却病了……”

她说着，就坐在药罐前，拿筷子搅药。

“是学外语吗？”

筷子不动了，她抬起头问：

“你怎么知道了？”

“月儿说的。”

她扑哧笑了：“陆老师，原来只说咱农民嘛，学那些个外文干啥用呀。可搞起科研后，才知道多重要哩！自己就开始自学，可惜没个老师，费了好大的劲，才认得几个单词。”

“那我教你吧。”

她高兴得笑出声来。原来她笑得也是这么动人呀！她靠近灯前，用发夹挑



了一下灯芯，我们便立即开始教学了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单儿来，上边是“小麦，燕麦，分蘖，开花，授粉”，说她正搞小麦、燕麦远缘杂交，就先学会这几个单词吧。我教过三遍，她就开始默写，刚写好“授粉”单词，药罐就咕嘟嘟滚开了，她“呀”的一声就去取罐子，却“啊啊”地惊叫着，刚把罐子放到桌上，就把手搁嘴上直吹气。我忙看时，中指已烧起一个水泡来。我慌了，她却从头上拔下一根长发来，用针引过，挑破水泡，说：

“不要紧，让它慢慢往外流水。你看我‘授粉’写得对吗？”

她写得完全正确，而且那字母清晰、流利，就像她人一样苗条、温柔、漂亮。

临走，她向我约法三章：

一、每天晚上教她两个小时外文。

二、隔天晚上考试前一天的成绩。

三、每天三次中药由她煎熬。

从此，每天早上我还在炕上躺着，就听见满儿在斜对门的屋里念英文了。她学得很快，几乎每天晚上的考试，成绩都是优秀。晚上十点左右，月儿回来了，她在大队农田基建队里，每天没有早回来过；一回来，就来我这儿，立即便满房子是她的笑声了。她话题总不离他们基建队，我已经很熟悉他们那些未见面的战友了。我知道李三虎是个顽皮的家伙，他会一眨眼工夫就蹿上五丈高的白杨树梢上，而且一个猛子扎下河湾，好大一阵都不露出水面。基建队扛木头、挖河泥什么的，他是第一个少不了的。我知道张用是个憨头，他不喜欢和她们姑娘家在一块干活，她们就说他“封建分子”。可有一次她和他抬石头，他却总是偷偷把绳拉到自己跟前，她偏嫌他是小看女同志，和他吵，他竟委屈得抹眼泪水儿。我还知道韩芳儿说话最尖刻，她月儿谁都不怕，就怕芳儿，因为芳儿当众给她起了个外号“笑呱呱鸡”，搞得现在人人都这样叫她。

当月儿这么又说又笑的时候，那满儿不知什么时候拿了本书进自己的房里去了。她娘就在上屋骂开了：“月儿！没黑没明，你笑不死！”

她就问我：“陆老师，笑也是错吗？”

娘又在上屋骂：“我像你这么大，一天啥事没干？哪有你这么笑的！”

月儿就说：“你那时想笑笑不起来。你没笑过，就嫉恨别人笑！”

“这死女子！”娘说，“你还小哩？十八的人啦，也该生个心啦！”

“年纪大了就不准笑了吗？”

娘噎住了，过了会儿说：“你也该学学你姐的样……”

“我学不会。她学外语有用，我用不着。就是用得着，我也坐不住，你不是说我是属猴的吗？”

我说：“月儿，你也可以给你姐做个帮手嘛！”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对。可不知人家稀罕不稀罕。”

我便到厨房给药罐添水，回来要给她再说什么时，却见她一头歪在我的炕上睡着了。

我就势拉了门，到满儿的房子来了。这里可真是个试验室了：盆盆罐罐、筐筐袋袋，装的全是各类种子，上边一律贴着型号——“丰产1号”、“丰产10号”、“东风206”、“争光38号”；那墙上则挂满了各种试验比较图、观察记录本、历年时令变化表。本来就很小的屋子，被挤得那张简单的床铺只好安在屋角了。满儿正坐在灯下，用放大镜看几样麦种。我发觉了窗纸上贴着一幅“布谷飞过麦海”的窗花，那布谷的红嘴儿叫着，似乎使人能听到那悦耳的丰收的序歌。

“又搞出什么新品种了？”

“你快来看看！”她喜欢地叫着，“你给它起个名儿吧。”

我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把奇怪的麦粒：那颗粒比一般麦粒长一倍，两头尖尖的，眨着淡绿色。这是什么麦粒呀？她说，这就是他们搞了三年多的远缘杂交新品种。我惊呼起来，掂着麦种在手里，只觉得沉甸甸的，它里面包的面粉比一般麦粒多一倍呀！哪里是面粉呢，它是满儿他们的心血啊！我不禁叫道：

“就叫它‘胜利麦’吧！”

“不，”她轻轻笑了，“这还不能算胜利了，它还有很多明显的不足：一是粒儿不饱，再是颗粒间差大，还有个儿太高，我们还要向理想的高度攀登，就叫它‘攀登麦’吧。”

好名字！我问起下一步怎么个攀登法，她说，他们准备以这“攀登麦”为基础，再和别的良种麦杂交，到那时出了新成果，一定要叫它“胜利麦”！近几天，外地给他们寄来了好多良种麦，明年就分片杂交试种。但是，为了多方面杂交比较，他们决定到后山队采集一些高寒优良麦种，只是人手抽不过来，去后山又得走三十里路。我高兴地说：“月儿说，她可以给你做帮手。”

“我常怨她单纯，慌三慌四的。”

“那我俩去吧，我也可以看看后山是什么地方：你们这儿麦早收清了，那儿才刚收，差异为什么这么大？”

第二天早，我和月儿过了清影河，赶到了后山。后山果真麦子正收到紧张处，我问月儿为什么山下山上这么大差异，她又反问说：“那我为什么就爱笑呢？”

“谁知道你为什么呢？”一时把我问傻了。

“那你去问我姐姐吧。”她笑着说，“要问我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：修田为什么土层不能乱？筑坝为什么是拱形？破石头怎样认纹路？打炮眼怎样套八字锤？”

征得后山大队同意，我们就在麦田里选种。终于发现有五株小麦秆儿高出一般麦来，那穗儿又粗又长，颗粒饱满。我们就像捡宝贝似的掐下穗来。日头在脚下端了的时候，开始往回走，月儿就一路摆弄着麦穗，又笑开了，说她姐姐一定会高兴的，再也不会说她是只会笑的傻姑娘了。我问：

“你姐姐爱你吗？”

“爱，也不爱。”她说，“人家爱……爱科研。”

“为什么爱科研呢？”

“她说她有个理想。”

“什么理想呢？”

“她说队里规划是两年建成大寨队，他们科研站就要首先作出贡献，最少拿出四项新成果！”

我心里一震，要说出什么，却不知怎么说。抬头看着天空，天空晴得万里无云，清潭一般的蓝。天空有多高呢？路两旁的生产队大场里，是一座麦堆，一座麦堆，人们在那里装粮，时不时传来过秤员那长长的报数声……

这当儿，我们来到清影河上，月儿让我从桥上走，她偏脱了鞋从水里走。见我好久不言语了，下河时，突然问道：

“陆老师，什么叫恋爱？”

我惊奇了：她怎么问起这个？

她冲着我“咯咯咯”地笑了，凑近耳朵悄声细气说：

“我姐姐一定爱上什么人了，她的信天天都有！我查对了，有一种笔体的信来得最多。”

我逗乐了：“这本来是应该的呀，再说，来信多的就是在恋爱吗？”

“她天天在盼信，盼得可慌哩！”

说完，她就笑着向前跑去了。那河水溅着白花儿。河风刮起她的红衫子，就像河中开了一朵荷花。我喊她慢慢慢慢，她跑得更欢了。突然一个趔趄，倒在水里了，赶忙爬起来，但立即又扑在水里了。原来她手中的麦穗儿被水冲走了，她没命地去抓。我害怕出事，大喊大叫要她别管了，她不理我，终于抓住了，但是只剩下了一穗，其余的都被卷进河底去了。

她从河里爬起来，浑身精湿，坐在岸边哭起来了。我劝说：“幸好还有一穗嘛，再说，光哭就能把麦穗儿哭回来吗？”她不哭了，却要我一定坐下，自己又跑到河沿乱石堆去，掀掀这块石头，翻翻那块石头，一会儿逮来五只大螃蟹，站在我面前时，“咯咯咯”地又笑了：“陆老师，我不是干姐姐那号事的料子。我将功补过，逮了这几个螃蟹烧给姐姐吃！”

夜里，我已经躺下了，突然听见门外有哭声。谁怎么啦？我穿起衣服出来看时，院里没有人，走出院外，就在月儿和她娘拽布的地方，坐着一个人，月光下抽动着肩膀，哭得好伤心。走近一看，竟是月儿！原来姐姐知道她白天在河里丢失麦种的事后，对她发了火，那火大极了，她从来没见过，而且把那几个螃蟹一下子扔出几丈远。

“她老早就怨我没理想，没心计，她这次是存心和我过不去！”月儿愤愤地说。

“她对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事？她还不是为了种子？”我说。

“种子就那么金贵？明年试种不了，后年不会种吗？”

“那就错一年啊！如果明年试验成功了，早推广一年，那就要增产多少粮食啊！”

月儿不言语了，倒在我怀里说：“陆老师，我以后再不笑了，你监督吧！”

“又傻开了！”我笑着说，“为什么不笑呢？姐姐不是叫你整天哭丧个脸，是要你生心，也有个理想啊！”

“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”

“走，向姐姐赔不是去。”

我们走进满儿的房里，灯亮着，人却不在。桌面上是一沓来信的信封，那信已用铁夹夹在一处，挂在了墙上。月儿一看那第一页上的字迹，就叫着说：

“陆老师，又是那一个来信了！”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你念吧。我还嫌臊哩！”

她笑得要死，坐在一边翻报纸，却竖起耳朵听我念：

满儿：

接到你的信，我高兴透了，我在床上连翻了三个筋斗，叫着你的名字，哎呀，天知道我做了些什么！现在，请接受我的祝贺：举起茶杯来，干杯！

月儿“呀呀”地叫起来，赶忙用手捂耳朵：“丑死了！丑死了！”我继续念下去：

算起来，毕业已经六七年了，我做了些什么呢？医疗技术上提高得太慢了，可你，培育了“丰产1号”后，又和你的战友培育了“攀登麦”！说句笑话吧，昨夜我做了个梦，那“攀登麦”经过杂交，又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，那麦粒儿比普通的要大两倍，已经全国推广。哈，那麦浪滚滚，我坐在那麦穗上，怎么跳，怎么蹦，也掉不下来！

满儿，在我们团支部大会上，我念了你的信，大家提出一定要支持你们的试验，尽快使“攀登麦”成功。我们集中力量挑选了这一袋最好的麦种给你寄去，让它和“攀登”杂交吧。还需要什么帮忙的，尽快告知，我们尽一切力量，做你的帮手；因为——这不是你个人的事，而是一场革命啊！

再：随信寄去偏方药单，一日一剂，五剂一个疗程，共需三个疗程……

我大声地念着，突然觉得手上有热乎乎的东西，抬头一看，月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身边，两眼盯着信，那眼泪正从眼眶里扑扑簌簌往下掉……

“你怎么啦？”我赶忙问。

“姐姐是我的姐姐吧？可我……”

我紧紧搂住了月儿！我感觉到一个天真少女的一颗纯洁、美好的心在跳动，跳得那样的厉害。

“陆老师，”她又问道，“我笨不？”

“不呀。”

“我坐得下来吗？”

“能呀。”

“那你教我测量知识吧，队里搞人造平原，要我参加规划，可我不敢上场……”

我说我不懂测量，她就要我到城里后给她捎买几本有关测量方面的参考书籍。我答应了。我看见她又“咯咯咯”地笑了。那满脸的泪珠儿全笑溅了，像荷花瓣上的露水珠儿一样。这时，我们听见门外有脚步声。月儿说姐姐回来了。果然，一会儿，我就听见了轻轻的背诵英语单词声音。

满儿回来说，刚才大队党支部书记叫她去，通知她到省里去参加一个科技交流大会，明日一早就要动身了。

鸡叫三遍的时候，我和月儿送满儿搭上了汽车。这以后几天，月儿每天起得很早，就在院子里背梯形地、扇形地、圆形地、三角地的测量公式。我隔窗看见她就站在井台葡萄架下，一边掐着葡萄叶，一边低声地念。当大家都起床了，就见她用扫帚扫出一堆撕成碎末的葡萄叶去。晚上回来，就到我房子来让我出各种地形的题让她算。她竟比满儿还要聪明，每次算完以后还要给我讲解一番。但是，当她每次从我房子满意而走时，那“咯咯咯”的笑声就在满院子响开了。

我该回校了。那天，姨和月儿娘把我送到村口，却没见月儿。她娘说，她上工去了，派人去叫她，还没见回来。我只好快快地向车站走去，只说见不上她了，可快到车站时，她却满头大汗地跑来了。

“陆老师，你能永远不走就好了。你可以督促我学得快些。”她说。

“我放假了，一定再来！回城后，马上把有关测量知识的书寄来。”我说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从网兜掏出那几本外文书让她转交给满儿。她高兴地说：

“好，这回你送我们书，到明年，我和姐姐就送你‘胜利麦’！”

正好，到省城后，我竟与满儿在电车上相遇了，她正抱着一本《英汉对照小丛书》看。我问起会上的事，她说关于远缘杂交，外地提供了好多经验，对她的启发很大，她决心回去后，下功夫加紧试验。我说，啥时候能成功呢？她说，这怎么回答呢？一年不行，再干一年！困难可能不少，但是，她用英文告诉我：

“Sure to be successful(一定会成功)！”

贾平凹

1952年出生，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。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陕西省作协副主席，西安市作协主席。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著有小说集《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》、《贾平凹自选集》等。代表作：《商州》、《白夜》、《废都》、《浮躁》、《秦腔》等。

《满月儿》获 197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;《腊月·正月》获中国作协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;《浮躁》获 1987 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等。

李顺大造屋

高晓声

老一辈的种田人总说，吃三年薄粥，买一头黄牛。说来似乎容易，做到就很不简单了。试想，三年中连饭都舍不得吃，别的开支还能不紧缩到极点吗？何况多半还是句空话！如果本来就吃不起饭，那还有什么好节省的呢！

李顺大从前就是这种样子。所以，在解放前，他并没有做过买牛的梦。可是，土地改革以后，却立了志愿，要用“吃三年薄粥，买一头黄牛”的精神，造三间屋。

造三间屋，究竟要吃几个“三年粥”呢？他不晓得，反正和解放前是不同了，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确有得积余，因此他就有足够的信心。

那时候，李顺大二十八岁，粗黑的短发，黑红的脸膛，中长身材，背阔胸宽，俨然一座铁塔。一家四口（自己、妻子、妹妹、儿子）倒有三个劳动力，分到六亩八分好田。他觉得浑身的劲倒比天还大，一铁耙把地球锄一个对穿洞也容易，何愁造不成三间屋！他那镇定而并不机灵的眼睛，刺虎鱼般压在厚嘴唇上的端正阔大的鼻子，都显示出坚强的决心；这决心是牛也拉不动的了。

别说牛，就是火车也拉不动。李顺大的爹、娘，还有一个周岁的弟弟，都是死在没有房子上的。他们本来是船户，在江南的河浜里打鱼，到处漂泊，自己也不知道祖籍在哪里。到李顺大爹手里，这只木船已经很破旧了；钉头锈出漏洞，芦棚开了天窗，经不起风浪，打不得鱼虾了。一家人改了行，有的拾荒，有的用糖换破烂，有的扒螺蛳，挣一口粥吃。一九四二年，李顺大十九岁，寒冬腊月，破船停在陈家村边河浜里。那一天，云黑风紧，李顺大带了十四岁的妹妹顺珍上岸，一个换破烂，一个拾荒。走出去十多里路。傍晚回来时，风停云灰，漫天大雪，顷刻迷路。幸亏碰着一座破庙，兄妹俩躲过一夜。天亮后赶回陈家村，破船已被大雪压沉在河浜里，爹娘和小弟冻死在一家农户大门口。原来大雪把船压沉前，他们就上岸叩门呼救，先后敲过十几家大门。怎奈兵荒马乱，盗贼如毛，他们在外面喊救命，人们还以为是强盗上了村，谁也不敢开门，结果他们被活活冻死在雪地